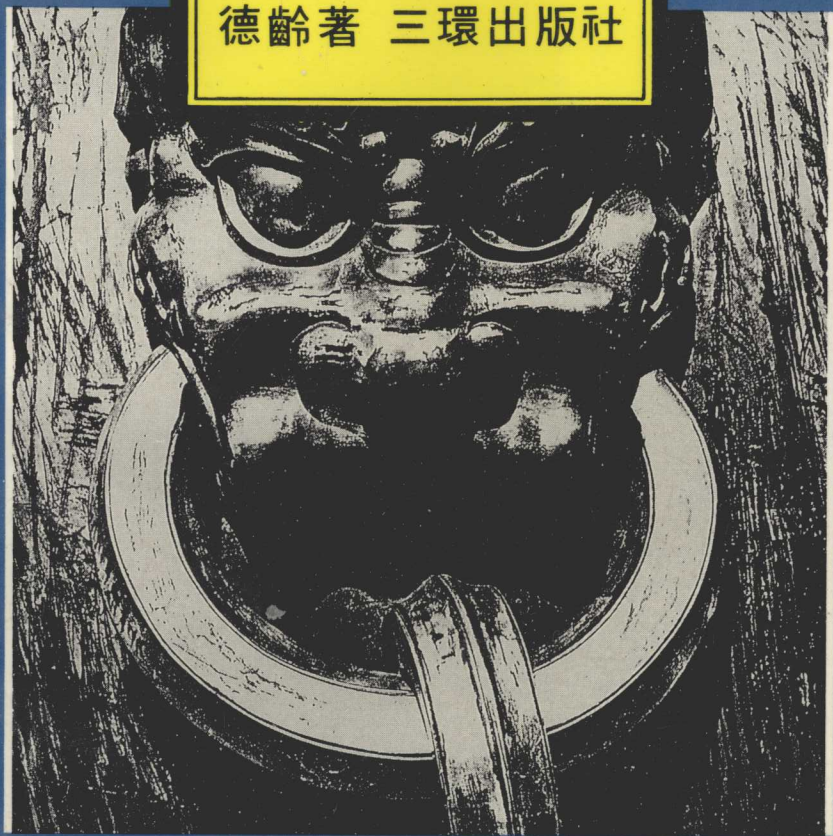


★ ★
感人的故事
生動的文筆

清末政局 回憶錄

德齡著 三環出版社

★ ★
親身的經歷
真實的回憶



清末政局 回憶錄

德齡著 三環出版社

★ ★
親身的經歷 真實的回憶

琼新登字03号

清末政局回忆录

德 龄 著

责任编辑：苏 斌

封面设计：潘小彬

●
三环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●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25 字数：140千
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—11,500册

ISBN 7—80564—794—1/K·21

定价：4.00 元

— 回忆中的沙市

在沙市的中部一个满族家庭的早餐桌边，坐着一个生平少见的爱淘气的满洲孩子。她年纪只有六岁，可是又顽皮，又放纵，又刚强；因为她父亲太爱她，什么事情都顺从她。她这年纪正是满洲孩子开始读书的年纪，可是我敢说，这位不平凡的小叛徒自以为知道得很多了，不屑再浪费许多时间去读中国的经书，像她父亲所希望的那样。

当书房外面的世界正充满着神秘的事物——太阳在照耀着，花园池子里各式的金鱼正等待着人们去玩赏——而书房里又是不自由的时候，读书有什么意思呢？而且，那些在贵族家庭里做教师的人是从来不作兴笑一笑的。他们把孩子的大笑看得像疾病一样可厌，把窃笑认为是最伤尊严的野蛮举动。

这位经历六个夏天——是六个不平静的夏天，因为她从不肯有一刻安静，除非她正在作弄某一个人——这小姑娘曾经有过许多教师，现在正在尝试着一位新教师，因为以前走掉的教师都是生了气走的，为表明他们并非无能，他们对她的父亲说“那孩子”是不可教的，谁都没有方法管得住她。

这一个满洲家庭的人团团围着桌子坐着，其中闲话最多，正经话最少的就是这位小姑娘。照满族和汉族的家教，小孩子只有在被大人问到的时候才准开口，现在这位小姑娘可以随意乱讲，没有一刻安静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深深被溺

爱着的满洲孩子。

如果说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懂得不快活，那末她确是感到不快活的。她才从欧洲回来——虽然那在他脑境中只剩了一个模糊的记忆——要跟着她父亲来发现些新的事物，这些直到现在才对她有了真正的重要性。欧洲的种种习惯在中国是不适用的，不但如此，就连公开谈论它们也是有危险的。她曾经听人家说过，如果大家知道她父亲不依照中国的旧规矩治理家庭，而处处模仿欧洲，那末可怕的遭遇会降临到他身上，他可能因此而丧失性命。

为了这原因，她的父亲回到中国后，一切都改成中国化，虽然他是极端赞成欧化的；这位早餐桌旁的小姑娘，在欧洲的时候，服装举动都和外国小孩一样，现在也完全变了样子，当她在镜子前面装饰自己的时候，她已不认得她自己了。

西式的外套变成了臃肿的袍子，因为沙市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。小小的鞋子也被棉花塞得胖胖的。她的身材还是这样矮小，这种打扮，使你不禁想起这是一只气球生了两条腿，这两条腿也是被裹得胖胖的。

还有那头发，那是乌黑的头发，这孩子一向为此而自傲。在欧洲的时候，她把它做成一卷卷，像欧洲的女孩子一样。在中国，她父亲为了要掩饰自己的欧化，让她把头发梳直了，打成一根辫子——这是最为难看的东西——用一根大红丝带扎着。

对于沙市的回忆中，那臃肿的棉袍，玩具炮舰式的脚，还有那大红丝带，紧紧地系在发辫上，好像一只可厌的角。这种种直到现在还使她兴奋，虽然她现在早已是一个成长的女子了。我还能看到那女孩子的喋喋不休的舌，打转的眼睛，时时找寻着新鲜的恶作剧，饱满的脚，矮胖的身体像一

只会跑路的气球。我看得她很清楚；因为所有知道她的人都责备她，说她将来没有出息，我却最了解她，而且我可以说，除了她父亲之外，没有比我更了解她。

早餐一会儿就要结束了。这小姑娘就要开始在教师的监视下读书了。她非常恨他，因为他是一个教师。而尤其恨他的是因为他是“她”的教师。从早晨八点钟开始，一直要到正午十二点钟。一首短短的诗往往不够消磨一个上午。以后就是读经史子集，一直到教师学生都筋疲力尽，不欢而散，这才是吃晚饭、休息的时间。

哦！对了，还有那向父亲母亲请早安的事。小孩子起身后，就得用最恭敬的礼节请安，这在满族和汉族的家庭中是不能忘记的，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那矮胖的孩子，拖着一根可笑的辫子——上面还系着那根红丝带，在她父亲母亲面前行礼，好像一个有着活动眼睛的机器洋娃娃。

早餐用罢，又是进书房的时间了。这是这位新教师来后的第一课。

这位恶作剧的小姑娘已吓倒了多少教师，现在这一位新教师是从湖南请来的。那地方的教师是出名的残酷，严峻和古板，对于恶作剧的小姑娘，他恨不得活吞。这位教师有个绰号叫“活剥皮”。如果一位教师想用恐吓来管教学生，这是一个多么适当的名字啊！但是我担心，我记忆中的这位顽皮姑娘不曾被这个可怕的名字克服，因为她亲自告诉我她和教师第一次见面后的谈话。

当教师学生各自就位预备开始读书的时候，她立刻打开了她的话匣。谁高兴读中国的古典文学，那种连成人也不容易懂得的古典文学？虽然教师们总是耐着性子讲解，其实他们是在掩饰自己的学识浅薄。对于一个年纪才六岁而又是不

大肯用功的小姑娘，像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，要去精通这种深奥的学问，她以为是一生中最可笑的蠢事——直到现在她还告诉我她丝毫没有改变她的主张。

教师清了清嗓子，准备来一串滔滔不绝的讲解。

我记忆中的那位小姑娘就吃吃地笑了起来。想到那滑稽的“活剥皮”的绰号，她笑得更厉害了。

教师的头抬起来了，严厉地紧皱着眉头。

“不准笑！”他怒吼着。

“为什么不准？”

“因为这既不雅观，又不尊敬！你不看见这根鞭子吗？这就是权威，如果你再笑，或者再有什么不雅观的举动，我就要用这鞭子重重地抽你！”

我记忆中的这位刚强的小姑娘转着她的眼珠，继续吃吃地笑着。

“你真的活剥人家的皮吗？”她热心地问着，似乎希望这教师立刻给她一个事实证明来供给她取乐。

他并不答复这个问题，但又一次地指指他的鞭子。这根鞭子是一直放他的手边以备不时之需的。

这小姑娘伸出一只小巧的手——由于那臃肿的袍子和发辫上的红丝带，这只手就显得更加小巧了。这只胖胖的手依着先生所指的地方抓起了那根鞭子。

“你就是这样用这根鞭子的吗？”她问。同时为了帮助她说明自己的意思，这刚强的小姑娘把鞭子往教师的头上打来，发出一阵尖叫声，随即又换上一阵吃吃的笑。

几乎在第一次上课的开始，这小女孩已剥夺了她自己受这位严师教导的权利。虽然她的行为多少是不可恕的，但是我对这位教师始终没有一些同情。不过他在沙市家庭做教

师失败，却并不是他的过失。

有一二小时的时间，书房里充满着营营声，因为这一家的孩子都在朗诵他们的课本，中间时时插入教师的尖锐的声音，他不会忘记，也不肯忘记使用他手边的那根鞭子。这以后就是佣人送茶进来的时间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孩子的父亲也到书房里来。教师规规矩矩的向主人行礼，恭敬地接待他，和他谈话。

这一类事情是常常发生的，而这孩子对于这类事情永远感到兴趣，转着她的眼珠，等待着机会。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上，意思叫别人不要响，从佣人手里接过茶来，挥挥手叫佣人出去，于是把茶碗放在教师已离开的凳子上。

父亲谈了一会天就出去了。

教师觉得主人来访是一件极光荣的事，兴奋得把茶完全忘记了。大模大样地坐到他原来的凳子上，可是立刻又狼狈地跳起来，茶碗已被他笨重的身体压得粉碎了。在一件湿透的中国长袍和一位盛怒的国文教师前面，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为她自己的思想行为将要受到相当的酬报。

教师带着女孩子——依然是穿得那么臃肿，结着大红丝带的孩子——急急地去请她父亲来商议这件事情。这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这孩子免不了一顿鞭笞了。就是现在，我也觉得那女孩子应当受一顿结结实实的鞭笞，可是那一天，我还记得，在讨论到鞭笞的问题的时候，有两个人是反对的。

最主要的反对者，不用说，就是“那孩子”。

第二个，而且是极具决定性的反对者，就是孩子的父亲。

父亲显得对这件事很严厉，可是在父女之间，有一股爱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联系着。他们彼此的了解，认识和爱好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——是父母的爱和朋友的爱所混合成的。

“立刻到花园里去！”父亲严厉地说，但却不住地霎着眼睛，不是对女儿的恶作剧感到兴趣，便是为着这位忠厚的教师的狼狈相发笑。

于是这孩子忘记了一切，回转身来连跑带跳地独自到花园里去了，心里还暗暗地笑着教师的失败。花园里有各色的金鱼，石头雕琢的怪像，曲折的小路，常年开放的芳香的花，还有那池塘被太阳照耀得金碧辉煌，池边柳树上系着一只小船，虽然这位小姑娘很知道，家中任何一个小孩是不准单独乘这船的；但是她的顽皮和刚强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。

池里长着许多鲜美的菱，自然，吸引力最强的菱是那些长在池子中央的，也就是离开那安全的港口——那棵柳树最远的地方。于是她解开船索，跨进那脆弱的小船，自己划开去，向引诱力最大的菱划去——船却只管打着转，可怕地颠簸着。

她停止了她的无力的动作，把两只小手伸向目的地，她此刻所渴望着的目的地——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在万万分之一秒钟内，这小姑娘摔掉下水去了——谢谢天，池里的水倒并不深，那小船就在水面上飘飘荡荡，冲撞着欢呼跳跃着的水波，把那金银的薄纱打成无数灿烂的水花。

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惊惶的，穿着棉袍，梳着辫子——还有那红丝带——活像个气球的满洲孩子霎时间停止了她的窃笑，因为湖水非常冷，她又吓得要死。她早已忘记了菱！

随着这一阵骚动，赶来了惊惶的家属和叫嚣的仆人。且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，反正大家都知道这是“那孩子”又一次的顽皮勾当，当她挣扎到岸边的时候，她的样子非常可笑，浑身透湿，从脚跟一直到她小辫子的末梢，胸部急促地起伏着，池里的金鱼被她吓得往各处躲藏，那些菱，那些不再使她感到兴趣的菱，被她拨得点头又弯腰，好像一些无知的信

徒在向水底的圣像虔诚地礼拜。

孩子的父亲把孩子抱在怀中，虽然他正穿着贵重的公服预备接见大官员，却不管那臃肿的棉袍已浸满了水，孩子在他怀中像一捆湿透了的石棉，水滴不住地滴下来；也不管孩子刺耳的尖叫声，他低声地温柔地用一种父亲特有的爱安慰着她。

现在一般人的意见认为这孩子须重重地责罚一下。

可是，又有两个人反对。

第一个当然是这孩子本人，她是极任性的。

第二个是这孩子的父亲，他事事依顺她，因为他爱她。

很奇怪的，这孩子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——而且我认为
是全世界中最好的父亲；至于我——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吧？
我就是那六岁的小姑娘，她那时候正在开始她一天的生活，
像无数后来的日子一样，也像无数以往的日子一样。

二 严肃的庭院

当父亲安慰着我，用他的慈爱治愈了我假想的创伤后，我已忘记了没顶这回事。他有这种本领，就是能使你顷刻之间忘记痛苦，这是没有一个医生——尤其是中国医生——能够做到的。

父亲那时候是做观察使，随时可能有人来访；而且谁也不能断定什么时候，来访的人会想到见见主人的孩子。所以父亲和我必须立刻换去湿衣服。我的创伤被同情和了解的话

气治愈后，我便被交给一个阿妈带去换衣服。父亲也换新公服预备接见来访的官员。

阿妈把我重新打扮起来，我早已忘记了采菱的事情，于是我催阿妈快些穿好，让我可以出去找些新鲜的玩意儿。

阿妈把我的湿衣服脱去后，替我穿上一件臃肿的袍子，炮舰式的鞋子，还用一根全新的红丝带把我那已经直了的头发重新梳成辫子。一个人曾经淹入水中而不得不换衣服的时候，居然还免不了厚棉袍，大鞋子和发辫上的红丝带的束缚！我是多么痛恨这些我不愿穿戴而又不得不穿戴的东西啊！

我比父亲早穿好许多时候，匆匆地赶到父亲预备接见属员的庭院中，打算躲在一个地方侦察那些来宾的举动。我曾看见过许多来访我父亲的人，他们的新奇的样子不断地引起我的兴趣。我要偷偷地注意他们，看他们仪态的改变，当听到我父亲宣布预备接见他们的时候。

可是我刚走进厅前的庭院，就忘记了我来的目的——我素来是这样一个浮躁的人。这庭院一向很引诱我，这里有高大的树，阳光从树叶隙缝中射下在树的周周洒成斑斑的影子——这些影子不停地移动着，在地面上形成各种的花纹。我常常站在树下听树叶互相擦着，发出嗦嗦的声音，好像在向我低语，又好像在窥探我——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官吏所到的庭院里是没有我的事情的。为了要愚弄这些家伙——我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窃窃私语，当我故意把背朝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竟会偷偷地看我——我总是点着脚尖走路，紧张得伸出了舌尖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我自己找来的工作。

这一次是轮到我去偷看人家了，去偷看那些在几分钟之内我父亲就要接见的官吏。至于我父亲，以一个上司的地位，他原可以叫他的客人无限期地等待着，直到他高兴的时候。

候再接见，可是他从没这样，他总是敏捷地遵守着时刻。

虽然这样，我还比他先一步到庭院里。可是一到那里，我立刻忘记了我所要做的事，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看来，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。

我对那以前向我低语的树看着，怀疑我以前来的时候为什么竟没有发现这一件奇怪的事。树立刻又低吟了，叶片擦着叶片，轻轻地摇动着那由太阳光经过叶片隙缝而印在石路上的影子。铺路的石子是大小不等的，当筑路工人为了要把所有的细石子都拚在一起，竟又形成了几种可观的花式。

然而最使我不安的——我直到现在才觉察，虽然我断定这棵树在几个月前已经变成这样了——是这么一件事：在厅前庭院里的许多树中，有一棵树没有叶子！

这太大地困惑我而且使我感到非常不平，当别的树都是那么青葱长着一树清香的绿叶，这一棵树却是光秃秃地被摒弃在一边。当然，这棵树是死了：可是这个字那时候对我还没有意义。我就动手来矫正大自然分配叶子——那些会互相擦着，对违规进院的小孩子喃喃不停的叶子——的不均匀。

我曾经是一个标准的顽皮女孩子，爬树是我的拿手戏之一。于是我立刻就知道怎样去矫正大自然的错误——而且，或许我待这棵树好，它的朋友也都会注意到：而且，也许它们从此就停止对我的喃喃私语。让我可以自由地走进这庄严的庭院，不会受它们的窥探。也不会被它喃喃的警告而吓跑。

于是我急忙跑到一棵有着过量的树叶的树下，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六岁的孩子所可能有的全部的自信，爬上那滑滑的树干。

我爬进树叶最密的地方，小心地把我周围的树叶摘下，尽量地往衣裳的各部分塞进去。这样两手不停地工作了十分

钟后，我比以前更加像一个玩具汽球了，不过玩具汽球没有这许多树叶隆起吧了。我又迅速地爬下来，飞奔到没有树叶的那棵树下。

我爬上去，爬上去，一直爬到最高的桠枝上，在那里，我就小心地拿出藏着的叶子，开始把它们装上那枯了的细枝上，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很简单的，我只要用树枝在叶子上穿个洞，就可把叶子套在树枝上了，而且我很相信，只要我把别的树上的多余的叶子都拿来完成了我的慈悲的任务之后，这棵树就会和其他的树一样了。当我正爬在高高的树上，工作还没有完成一半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男人的“踏踏”的脚步声。从他们沉重的步子，我可以猜出这是父亲的客人坐在轿子中，由苦力们抬着来了。我听到木杆碰撞的“刻勒”声，知道他们已把轿子停下来休息了——我一直不敢往周围看，因为我怕他们笑我！

后来我偷偷地看了一眼，才知道我绝对无法逃避他们的视线了。于是我决定静静地留在树上，一动都不动，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我。虽然我的树叶还只装了一小部分，不够遮蔽我的身体，我却也不管了。

客人们文雅地从轿子里出来走进庭院；他们的衣服上，或是装着孔雀毛或是绣得像虹霓一般的鲜丽。当他们把眼睛往庭院周围一溜的时候，自然他们就看见了我。

其中一个就走到树下抬起头来对我看看。

“小孩子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严肃地问道。

“我正在把树叶给这棵树，因为人家忘记给它了。”我鼓起勇气回答。要是我没有到过欧洲——那里的小孩比中国小孩自由得多，那我一定不敢对这个陌生人说话。”

“你不看见吗？这棵树已经死了，他自己不会长树叶

了。你可知道，一两天后，你的叶子枯了，这棵树还是和原来一样的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”我大胆地说，“别的树有太多的叶子，我总可以从它们那里取来给它。”

这个人笑着，回到他的同伴那里去了。

第二个人说话了。

“那就是裕庚的孩子吗？”他说。

自从这天起，我就不停地怀疑着，为什么大人喜欢在小孩子听得到的地方问关于小孩子的问題？为什么有些大人会那样残忍地问出使孩子心碎的问题？

“是的，”第一个人说，“这也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她的小脸倒的确漂亮，”第一个人说。

立刻我心中充满了骄傲。我希望现在就有一面镜子让我可以证明那陌生人的话的真实性。但随即那第一个人几乎碎了我的心。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，“她的面孔固然漂亮，却有着一双大脚！”

眼泪很快地充满了我的眼眶。我低下头去看看我的脚。在我看来这是一双小得异乎寻常的小脚，而且非常玲珑，尤其是当它们伸出那臃肿的棉袍下，更见得小了。可是那陌生人的批评使它们在我眼中渐渐变得大起来，一直到我觉得它们真的很大了，甚至大得近乎我常常拿来玩的炮舰比喻我的脚。陌生人的话替我在阳光下添上一层乌云，它把我这一天的快乐完全掩盖住了，若不是这块乌云，虽然有沉入水中的事，这仍不失为快乐的一天。

当我爬下树的时候，我开始暗暗地哭泣了，但随即就停止了。

从客厅的门口，来了这客气的邀请：

“请，请进来！”

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庭院尽头的厅里；仆人们大声呼喝着叫那些官吏去见我父亲。立刻，全部的礼节占据了这肃穆的庭院，在这里，我父亲代替太后经管着大部分的事情。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眼泪，一直等到那些官吏卑躬地依次走进大厅，每人跟着一张一尺见方的红卡片，那是各人求见的帖子，由他的仆人拿着走在前面。

这时候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我飞快地奔到庭院的尽头。无疑的，这些官吏正有着重要的事情和我父亲商量，可是对于我那些都是小事情，因为我受了那么厉害的创伤，一双大脚。

于是我愤怒地哭着，跟着那些官吏到厅里，跑到我父亲面前，也不管他正在和周围的官吏行相见礼。我既抓住了我父亲的注意力，同时也抓住了那些在场的官吏的注意力后，我指出刚才说我的人，喊道：

“父亲！那人说我有一双大脚！他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父亲把这事看得很严重，他不责骂我，也不用严峻的话叫我走开。不会的，我的父亲很知道伤心是怎么一会事，也许他见过不少伤心的人。可是父亲也不叱责那说我的人，此刻那人已窘得坐立不安了。父亲把我拉近他，对我说话，声音大得那些官吏都能听到。

“女儿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总知道你的阿妈怎么走路，那么难看地在她的小脚上摇摇摆摆，好像它们软得无力支持她的身体，这就因为她是汉人，汉人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把脚紧紧地裹坏了，当这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她的脚却始终不长。但是你，我的孩子，是个满洲姑娘，满洲人从不把他的女儿们的脚包起来。你的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的小，玲巧，而且永远是这样的小巧，虽然你的脚是天然的，没有损坏的。”

为了打破这接着而来的一段难受的沉静，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懂得，那个说我大脚的人说话了：

“裕庚，你还有别的孩子吗？”

当然他不是这样说法的，但是我删去了中国对话中的客套，那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余的。

我父亲骄傲地点点头。

那人继续说：

“我们想见见他们。”

这是一种规矩，当来客要见小孩子的时候，小孩子必须穿着最讲究的服装来见客。所以我父亲急急地叫我走，并吩咐把他的孩子立刻带来见客。

于是，在这一天中，我第三次被阿妈带去装扮。这次那件臃肿的棉袍是不穿了，可是那讨厌的红丝带仍旧留着，使我可爱的头发大为逊色。

我父亲的孩子——我们一共是四人——就急急地到大厅，好像是被检阅的小兵士，排成一排，面朝着客人，准备用叩头的礼来向客人表示敬意。我们跪下去，把头在地上碰着，头上的红丝带，我觉得在客人眼光中将是一种最丑陋的标记。

我们叩罢头重新立直在一边的时候，这些客人就给我们每人十个中国洋钱，算是一种礼节，那时候我却不懂得。好奇心使我像平时一样大胆地发问了。

“你们预备买什么送给我们？”我问。

当然他们不会懂得我为什么要问这问题，就像我不懂得他们的礼物一样。于是我父亲耐着性子向我解释。

我怎么会猜想到我这些话——由此可以证明我不像普通中国孩子一样而且很放纵的——会替我父亲招来许多麻烦？虽然这样，父亲对我却从没有失去耐性。

假如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地了解他们的孩子，人类恐怕再也不会想到上帝了！

三 害人的洋娃娃

我的父亲是一个巨人。他的肩膀阔得可以负担许多需要的人，虽然这样，他尚且还有空余的地位来照顾他的家庭，作为他的四个孩子的安乐所，在这双肩上，有着充分的地位给这位六岁的满洲孩子栖息，她一只短短的手臂围住父亲的头，把他的帽子扯歪，这种动作往往会引得他大感兴趣。

体质上是个巨人，但是并不胖，有极好的脾气，常常将最大的困难变成小事——譬如我的困难就往往是又大又严重的。他有一脸散乱的胡子，那灰色的一丛从下嘴唇下长出，散满了两颊。一撮不整齐的短髭在他壮大的鼻子下，被一双锐利而聪明的眼睛保护着。

他懂得政治上的大问题，他也了解孩子的小小的心。他忽略了自己的困难，却竭力设法解决别人的困难。他懂得一切事物！

这就是为什么皇上的慈禧太后——

但这只是一种预期。我觉得，我们要回到沙市，那个我开始认识我的父亲裕庚的地方，这是相当困难的；但是当我回去时候，我心里就会想起那个我幼年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女婢，直到现在，我想起她来还像是一场恶梦。她的对我，就